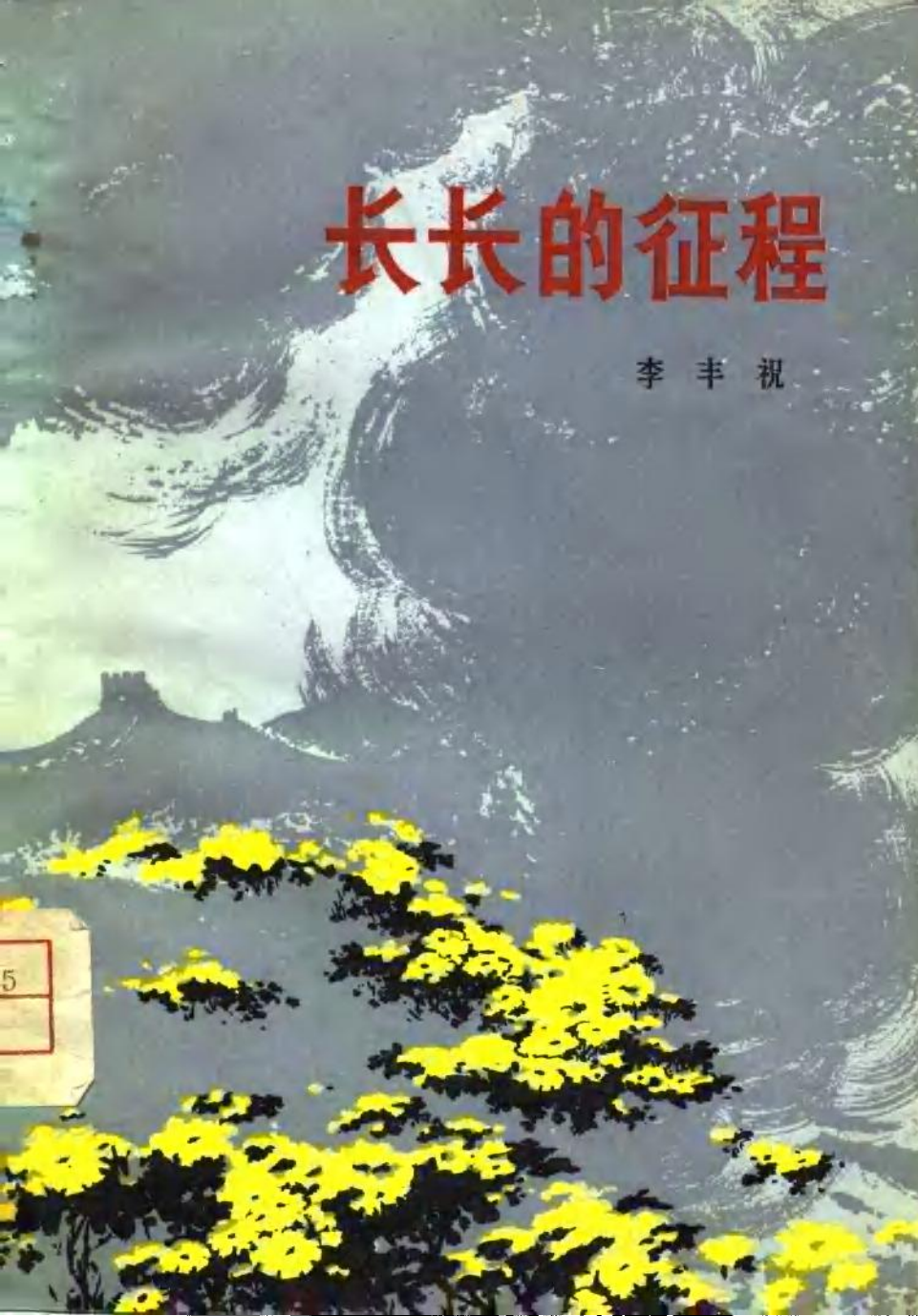


长长的征程

李 丰 祝



I247.5

636 mg

3

长 长 的 征 程

李 丰 祝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石 家 庄

长长的征程

李丰祝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0 3/4 印张 219,000字 印数：1—50,3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74 定价：0.76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我晋察冀野战军的一个连队，从保北到察南到冀东转战中的生活斗争故事。小说生动地再现了解放战争进入三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我军的战斗风貌。

作者用第一人称写法，以流畅朴素的语言，塑造了年轻的连指导员张亮、连队的老参谋，绰号“老烟袋”的司务长贾全有、石匠出身的石大石营长、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老宣教”曹振林、活泼，热情，不断成长的女文教刘海珍等人物形象。特别是对罗瑞卿同志几个生活片断的描写，真实感人。

小说告诉读者今日幸福来之不易，并激发人们永远前进在新的征程上。

目 录

第一章	奔向察南	1
第二章	急走锁龙沟	44
第三章	打开蔚县川	86
第四章	怀安行	133
第五章	东进平西	173
第六章	燕山铁流	210
第七章	冀东的烽烟	275

第一章 奔向察南^①

1

我夹在长长的行军行列里默默地走着，一直向北。我只知道部队是在向察南走，但不知要到察南的什么地方去，至于去执行什么任务，执行这任务和整个战局有什么关系，那就更不晓得。我做为连队政治指导员还不晓得这些，自然，战士们就更是稀里糊涂了。

我们是晋察冀野战军中的一支部队，刚从保北^②战场上撤下来。本来，在保北，我们干得可热火了：敌人龟缩在据点里，我们围住猛打，有的兄弟部队已经把据点拿了下来，我们团攻击的耿庄据点，眼看也要把铁钉子楔到敌人的肚里去。就在这时，上级突然传来了命令：撤！这一下子可倒好，大家忽啦一家伙就撤没影儿了。我们不仅撤离了保北战场，而且撤离了保北地区；不仅我们连、我们团撤下来了，整个在保北地区作战的部队统统撤了下来；前一分钟我们还吵吵巴火儿地吆呼着冲呀、杀呀，后一分钟就变成紧张的行军

① 察南，即察哈尔省南部地区，现属河北省。

② 保北，即保定以北地区。

了。

这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呢？实在叫人莫明其妙。

老实说，我的心里很扫兴。本来，我们晋察冀野战军遵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教导，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仗，打得可痛快了。全国军民向蒋介石王朝开展了大反攻，我们也积极开展大反攻，华北的解放眼看没多远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对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发明”了一个新“战法”，叫做“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以中共的战术对付中共”。他把好几个大军组成“机动兵团”，我们在哪里组织战役，它就“机动”到哪里去援救，去“决战”，一下就把你的战役计划破坏了。我们都恨透了这个“机动兵团”，心想，这次保北战役，没准又是叫它给踢腾毁了，要不，好端端的一个保北战役，为什么不打到底呢？

唉！我简直发了愁，今后的仗可怎么个打法儿？你到察南去组织战役，它再“机动”到察南去捣蛋，还不是又得朝别处撤？东跑西颠，多厚的鞋底子驾得住磨呢？

当然，保北战役究竟是不是给敌人的“机动兵团”破坏了，这会儿还只是猜疑。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保北山区。前面就是险峻的十八盘，老远就可以看到十八盘峰顶上那横贯东西的古老的长城，和雄伟壮观的紫荆关了。这已经是由激烈战斗转入艰苦行军的第三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上级依然没有把行动意图传下来，我们依然装在闷葫芦里，只是懵里懵懂地走路，象一些小傻子儿，什么也不知道。

我一面走着，不住地回过头来，望望保北。那里烟雾腾腾，仿佛枪声还在耳边鸣响。这已是我第二次登上保北的土地了。我们团第一次进保北，是去打“游击”，时间是前年高粱抽穗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战士。有一次，上级命令我穿过两道封锁线去给团部报情况。为了方便，连队指导员曹振林叫我穿上了国民党军队的衣裳。执行任务回来，从耿庄据点边儿上路过——正是这次我们团围攻的这个耿庄据点——忽然听到打枪，接着看到一个黑影儿跑出了据点。当时正是天将放明的时间。从据点里飞出来的曳光弹追逐着黑影儿，黑影儿钻进高粱地，便不见了。因为我急着回连队交任务，无心去管这个事情。可是，当我沿着小路从高粱地里走过时，却见一个女子趴在路边上。这女子已经负伤了，昏迷不醒，鲜血流了一地。我赶忙从血泊中扶起这女子，想背走她，救她一命，不料，这女子忽然把眼睛睁开了，她一看我穿的这身国民党军装，“噌”地跃起了身子，只见她眼睛里喷出怒火，大臂一抡，“啪”地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子，接着，转身就跑。

可是，她身负重伤，怎么能跑得动呢？没跑出几步，就扑倒了。

我奔上前去，又把她扶起来，说明我不是国民党兵，是解放军，要救她。

哼！她还不信呢！依然用两只冒火的眼睛盯着我，“啪”地又给了我一记耳光，转身又逃走了。

但是，她又扑倒了。我跑上前去，蹲在她身边，扶她坐起来，央求地说：

“相信我吧，同志，我是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才披上了这层皮。你要再不相信，我、我……”我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我就给你跪下！”

她不再那样看我了，开始用一种疑惑的目光审查我。也许她发现我不象是个坏蛋，你一连叫人家吃了两个“锅贴”儿，人家一个手指头没有还，而且还这样央求你，半句难听的都没有，世上哪有这样的坏蛋呢？

她终于认定了我不是坏蛋，这下她可悔恨极了，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哭着说：

“同志，原谅我！我真该死，打了好人！”

“别再说了！”我看她怪可怜的，也禁不住哭了，“看你流了多少血！我忙把你背回部队，送你进医院吧！”

“不，同志，你打我吧，狠狠地打我，我瞎了眼，我……”她哭得更厉害了。

可是，我怎么能打她呢？连忙把她背起来走了。只是，她还在哭，眼泪滴到我脖领里，一滴、一滴……我感到湿润润的，挺热乎。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我永远记着你，忘不了你。”

我没有把名字告诉她。

“同志，告诉我你的名字吧，你是救命恩人，好叫我忘不了你……”她又昏迷了过去。

我把她背回连队，天已开始放明了。指导员曹振林赶紧派了小炮班的一个战士把她送到附近的一个野战医院去。

从此，我就再也不见这女子了，至今不知道她的去处；

小炮班的那个战士不久便牺牲在一次激战中，也无从打听。不过，自从有过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不觉地对保北滋长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一到保北，就想起那女子。仿佛整个保北就象那女子，任人蹂躏，躺在血泊中，于是就巴不得一下把保北从魔掌里解放出来。

但是，我不能让自己这种情绪过分滋长，因为我们要离开保北去察南，应该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党的行动意图。特别是，我做为指导员，还有责任用党的行动意图去统一大家的思想，完成行军任务。

可是，党的行动意图是什么呢？

我把心从保北收回来，跨出队列，躲开拦挡视线的人流，眺望前面的路程。我似乎想从部队的行进方向上判知部队的行动意图，结果，失败了。我只看到一条崎岖的山路向丛山峻岭中爬去，在前面的一座高山上盘了十八个圈儿，上到峰尖，然后越过长城要卡紫荆关，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伸去，似乎没有尽头。在山路旁边，有一条小溪；传说在古远的时候，这小溪被称做易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去刺秦始皇，就是在这里唱着悲歌拜别太子丹的。如今这小溪几乎干涸了，它一会儿躺在山路左边，一会儿又爬到山路右边，也曲曲弯弯地钻向深山里。

我们部队就行进在易水河畔的这条崎岖的山路上。当时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长城内外，还寒气袭人。山路两旁，尽是光秃秃的大山，半点儿没有挂绿。偶尔瞥见几片干枯的树毛，在寒风里摇曳，发出“嘶嘶”的叫声，使人听了浑身凄凉，觉得它们是在哭泣。尽管我们不致于“壮士一去

不复还”，可是，谁又能说清我们的前程是怎么回事儿呢？

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女子，又在我心里闪出来。我同情她，怜悯她，从她给我的那两记狠狠的耳光中，我感觉到她对敌人有着数不清的仇恨。眼下，我们正在执行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加紧从“蒋管区”里夺取城市和乡村，以争取尽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可是，为什么单单不解放保北呢？如果是傅作义的“机动兵团”增援保北，把保北战役给破坏了，那么，到哪里去打才能躲过这条“败事虫”呢？保北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解放？那个姑娘的深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呢？

我走在连队的后尾排中间，努力抑压下自己烦躁的心绪，去观察战士们的神情。大家和我一样，也都在默默地走路，队列里既没有歌声，也没有笑语，大概都苦于不知道为什么从保北撤走。他们的身子也有些疲惫，两条腿懒得朝前迈的样子，似乎只是因为前面的部队朝前走，他们才跟着朝前走，而不是出于革命军人那种为实现党的意图而奋斗的自觉性，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去迈向新的征程，去迎接新的战斗。

忽听，有些战士小声议论：

“哼！在保北煮熟一锅肉，不吃，连汤倒了，真可惜！全国都接二连三打胜仗，咱们呢？钻山沟，甩大腿！”

“到山里来转转也不坏，瞧，古老的长城，巍峨的紫荆关，高高的十八盘，这辈子还没见过呢！”

“亏得你还有闲心说笑话！照这样啥时能打倒蒋介石，转山沟能转出新中国来？”

“唷——，可也别说，说不定真就能转出个新中国来呢！”

“屁！那叫做梦吃肉包——心里想！”

突然，我的心里不安起来。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内疚，在胸膛里猛鼓包子。战士们情绪上的这些问题，不是正好说明我这个做思想工作的人没有尽到责任吗？一刹间，我觉得那些不三不四的议论都是冲着我说的，是在扇我的脸蛋子。我的脸上阵阵发烧。我怎么能容忍战士们乱说风凉话呢？不能容忍！决不能容忍！可是，怎么办呢？我给他们解释不清呀！

“不准讲啰嗦话！”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战士们不再言语了，又默默地走起路来。

就在这个当口上，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掌，我回头一看，是我们连的“老烟袋”。还没等我作声，他先问我了：

“你嚷叫个啥？”他的声音很严厉。

我的心里“格登”了一下，两只不大的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线。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暗暗地琢磨着：我又出下什么差错，惹得他对我生了气？……我顶怕“老烟袋”生我的气了！

需要介绍一下这位叫“老烟袋”的人：他是我们连队的司务长，大号贾全有。这人参军前一直给地主扛大活，连一间破草房、半亩山坡地的家当也没有，整年泼死泼活地在老财的田埂上甩汗珠子，挣不上个一升半斗，吃了没花的，花了没吃的，穷得当当响；从他眼角上那一堆皱纹、腮帮上那一把胡茬子看，少说四十也出头了，可是至今连个媳妇也没

找上。战士们跟他开玩笑说：“咱们司务长，‘全有’是‘全有’，就是假（贾）全有。”也有的说他是：“假全有，真光蛋。”

这个同志参军很早，大概开始“闹八路”时他就入伍了。听说我们连队的前身是一个县的游击支队，那时候他就是游击支队的炊事班长。我是连队正式改编为野战军后才入伍的，入伍后的第一套军装就是老贾发的，那时他已是连队的司务长了。入伍时间长，经得多，见得广，受党的教育多，工作经验丰富，又是连队连选连任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尽管名义上不负什么大责任，可是，在连队却当着半拉子家。连长、指导员有什么差错，他也敢训唬一顿。从游击支队到现在，已经换过七茬连（队）长、指导员，人们都叫他“七朝元老”。虽说他手里没执着尚方宝剑、龙头拐杖一类的物件，人们还是禁不住怵他三分。

还得说一下，为什么叫他“老烟袋”。这个人特别喜欢抽旱烟。那根一柞口长的小烟袋，总见在嘴里叼着。他有这个本事：装好一袋烟，烟袋不离嘴就能抽完；而且抽完之后，烟袋还衔在嘴里，就象那锅子烟总也没个灭。不管是挑着水，做着饭，还是行着军，打着仗，他总忘不了抽呀，抽呀，就连跟别人说话，也碍不着抽烟的事儿。因此得名：“老烟袋”。

此刻，他正在我的后头走着，肩上挑一副油挑子，嘴里还叼着他那根小烟袋，烟袋杆上拴着火镰和烟荷包，一走一悠打，直扫下巴子。

我赶忙把油挑子接过来，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毫不客气地把油挑子给了我，嘶啦嘶啦地抽着烟，等

着我回答他。

我想了半晌，想不出别的词儿，只好说：

“我叫他们不要讲啰嗦话。”

贾全有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重新装上烟，然后用火镰梆梆梆地打着火绒子，按在烟锅里，拧着眉头嘶啦嘶啦地抽了个响，又问我：

“他们为啥讲啰嗦话？”

“不了解行动意图，心里头有疙瘩呗！”

“你心里头有没有疙瘩？”

老贾眼皮子不抬，无意看我，心里却在盯着我哩。

我笑了笑，实话实说：

“我心里也有点憋得慌。”

“那就别嫌乎大伙儿！”老贾怪起我来，“都是干部影响的！”

我没有吭气。就算是我把一种沉闷的情绪带给了部队，可是，怎么办呢？——我很着急。我也愿意队列里有歌声，有笑语呀！

贾全有不慌不忙，依然在嘶啦嘶啦地抽着烟，大概在思忖：怎么样才能打破沉闷，让部队活跃起来。仿佛他心里有一盘机器，叫烟一熏就能转动。

呆了一会儿，老贾使劲咳嗽了一声，等我回过脸来，他才说：

“对党的行动意图不了解，心里头起疙瘩，这是个啥问题？对党的指挥要坚信嘛！你想想，党能把我们领到哪里去？只会朝胜利路上领。老曹常说，跟着党走就是胜利。我看这

话可以跟大伙儿说一说，不能因为自己也不了解上级意图，就老太太吃冰核儿——闷着嘴儿。别忘了，你可是指导员！”

我真感谢老贾的提醒，他使我心里忽然打开了一扇窗。他话里提到的老曹，正是我们连的老指导员曹振林。是呀，对党的行动意图不了解，就产生疑虑，这还行呀？应该告诉大家：跟着党走，就是胜利！

我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和老贾并上肩膀，兴奋地说：

“司务长，往前传：跟着党走，就是胜利！”

贾全有瞅着我笑了笑，把小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对走在他前头的战士说：

“指导员指示往前传：跟着党走，就是胜利！”

接着，他又笑着瞅了瞅我，把烟袋衔在那乐得合不拢的嘴里。

我的心里震了一下。办法分明是老贾想出来的，怎么还偏偏注明是“指导员指示”呢？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有时我觉得老贾不太理会我们之间这个上下关系，说批评就批评，拿我当孩子；有时我又觉得他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对我可尊重、可支持哩。

队列里传开了：

“跟着党走，就是胜利！”

“跟着党走，就是胜利！”

“……”

我细细地听着战士们传诵，那声音已经很远了，消逝了，却依然犹在耳旁。

我注意地观察战士们的情绪变化，期望这个口号能统一

大家的思想。果真，那些不三不四的议论很快便没有了，战士们两条腿不再是一拖一拖地朝前走，开始有点噔噔噔地朝前迈的意思了，小胸脯也鼓鼓溜溜地挺起来。我想，“跟着党走，就是胜利”的口号，这会儿也在他们心中响着，它能把一切不正确的想法荡涤干净。

我难于抑制自己的兴奋心情，对老贾说：

“团里程政委说，在危难时刻，一句出色的口号能鼓舞千军万马，达到转危为安。真不假哩！”

老贾眯缝着眼，又闷声不响地嘶啦嘶啦地抽起烟来。显然，他对我说的话有什么考虑。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跟着党走，就是胜利’，老战士都有切身体会，一提就明白了。可别忘了还有新战士哩。”

可不是嘛，还有新战士哩！我对老贾笑了笑，说：

“后边有什么事儿，你照应着点儿吧。”

老贾见我要去给新战士做工作，点了点头。他一面抿嘴笑着，一面接过油挑子，担在自己肩上。

我跨出队列，撒开双脚，向前面跑去。我要去追走在前卫排——一排里的新战士。

这时，部队还在不停地向北行进着。十八盘已经离我们很近了，眼见团里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爬山，那队伍象一条长龙，蜿蜒在盘山道上。

2

我们连队的新战士有三个，都是这次撤离保北时才入伍

的：一个叫耿大田，一个叫魏拴子，一个叫江志奇。说起这三个新战士怎么入的伍，还有一小段故事哩。

当时，保北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兄弟团对各自包围的据点发动了攻击。唯独我们团包围的耿庄，出了点碴口儿：原来侦察着据点里有两连敌人，后来又听说那据点里不是两连敌人，是两个营。这就麻烦了。上级指示：入敌阵，抓舌头，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如果是两连敌人，就下定决心，立刻吃掉；如果是两营敌人，就实行包围，暂缓攻击，待兄弟团把其他据点打下来，再集中兵力攻击这个据点。

我还想着那位躺在血泊里的姑娘，她就是从耿庄跑出来的，那里边狼虫虎豹，魑魅魍魉，兴许什么都有，我巴不得一下砸开这个魔窟，把解放耿庄的计划变为现实。于是，我坚决要求和另外两个战士去完成这个“抓舌头”的任务，领导上批准了。

这天晚上，突然来了寒流，大雪下得可真够厉害，棉花似的一团一团地往下掉，不大一会儿，地上的积雪就没了脚面。阴沉的天空，本来是漆黑的，可是，雪光反照，面前的一切看得特别真切。我们三个人把棉衣翻过来，白里朝外，穿在身上，神不知鬼不晓地投进了这银色的世界，转眼便被白茫茫的大雪吞噬了。

耿庄据点——一个被铁丝网、鹿砦圈着的村庄。我们匍匐前进，向敌人摸去。快到村头时，突然发现两个匪兵在村口站岗，还有一个穿黑色棉袄的老乡，正跟站岗的匪兵吵架，只听他大嚷大叫着说：

“你们封了村子，老百姓怎么过？我那老婆、孩子都快